

紅印

如出于公年錄
函 2 冊 書 號 13490
(第一本)

55655

傳 825
部 1-2

于襄勤公年譜墓誌銘

上卷

4950.225

1000

100

100

H920.539

1050

如山于公年譜卷上



公諱成龍字振甲號如山姓于氏父諱國安有
 孝行鄉人號為長者以公貴贈江寧知府崇德
 三年戊寅七月五日生公於蓋州即今蓋平縣
 也順治元年甲申公七歲叔國寧歿於海宜弟
 化龍在襁褓公哀慕如成人三年丙戌公九歲
 始入小學五年戊子公十一歲入關至通州越
 兩月移家張家灣七年庚寅公十三歲移居延

尋

駕幸琉璃河樂亭民王爾正等復上疏乞復公任部
如前議罪爾正亦如前

上命巡撫核奏於是巡撫金公列公善政十七事以
聞奉

旨令樂亭知縣張瓚承赴部另補着公復任樂亭公
曰天下有貪官無刁民民之刁皆官致之官言
民刁卽非良吏余令樂亭不過循分順理勉修

職業而已非有私恩異政而民戀戀不捨如此
且保官故事也遠徙重譴也一人覆轍一人接
踵何所利而爲之人心之公亦大可見矣爲民
牧者胡不自反而以刁誣民耶十年辛亥公三
十四歲初樂亭戶口繁庶遭兵荒十亡二二三丁
糧仍按全書舊額民多賠累又圈地撥補者有
名無實公復蒞茲土開除人丁三千餘又減任
丘縣撥補田賦免三里社撥補昌黎縣子粒積

於陳翁至是世父阿達哈哈番諱得水無子欲得公爲嗣時繼母韓太恭人已生攀龍而太守公憶日者言指爲前定遂許焉襲順治八年

恩廕候選七年戊申公三十一歲四月授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知縣六月大霖雨灤水泛漲城下濬七八尺壞民田廬公申請蠲賑趨謁永平知府陳公言狀陳不許公強之終不聽公回縣慷慨流涕曰撫字茲土對此奇澇不上聞如民牧何

倘請而得罪去官何妨卽日具文遍告諸大吏巡撫甘公親勘得實疏聞

上命戶部主事敦公賚銀八千餘兩賑之田賦蠲十之三災甚者得全蠲焉十一月署灤州八年己酉公三十二歲灤州有重囚道亡又疎脫逃人罪誤遂降二級調用九年庚戌公三十三歲樂亭民德公甚公去如失怙恃於是顧明亮等入景山上疏乞復公任部議不許徙明亮尙陽堡

聖明特恩公益感奮勉思報稱時查哈拉叛

王師由永平出關知府唐公以供應爲憂檄公任其事公至唐出白金七百兩付公公僅用其半而大兵已過唐稱不絕口同知鄭四國者素與公不善至此亦悅服焉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八歲四月本生父太守公卒公賦性最孝太守公有疾公自固安迎至樂亭署中奉侍湯藥疾革太守公謂公已出繼又居官清貧欲返固安公流

涕長跪懇留又勉爲弟攀龍授例入太學以慰太守公太守公卒公哀毀成疾至不能食飲憂太守公撫摩其胸至再旣寤吐出宿積遂愈人以爲孝感云五月元配李恭人卒○是年麥有兩穗三穗穀生二岐之異十六年丁巳公四十一歲續娶周恭人十七年戊午公四十一歲仍任樂亭十八年己未公四十二歲子永裕生巡撫金世德題補順天府通州知州○公治樂亭前

困頓甦十二年癸丑公三十六歲時有論原任
總督白公侵欺賑銀者

上命戶部侍郎馬公及郎中冬公至保定按問集州
縣共質公力白其誣云人心難昧不敢以無爲
有冬公舍怒欲文致公公不爲屈入告時盡削
公議以此罰俸一年十三年甲寅公三十七歲
去年秋灤水大漲壞禾稼及春民饑多流亡失
所公復請賑巡撫金公以吳逆叛亂軍餉匱乏

具題非便捐金付公公徧請於諸大吏及富室
樂輸者得米三千石親詣村落逐名分給得延
至麥秋○前於十一年十一月公赴郡會訊某
案大盜李六等六十七人白晝入城公長子永
禎率家丁擊賊遂被害家丁死者一人被傷一
人後獲盜六十三人至是部議以盜未全獲應
降調巡撫金公請畱任不許

上駁令再議乃得畱任公爾遭罪誤皆荷

聖明特恩公益感奮勉思報稱時查哈拉叛

王師由永平出關知府唐公以供應爲憂檄公任其事公至唐出白金七百兩付公公僅用其半而大兵已過唐稱不絕口同知鄭四國者素與公不善至此亦悅服焉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八歲四月本生父太守公卒公賦性最孝太守公有疾公自固安迎至樂亭署中奉侍湯藥疾革太守公謂公已出繼又居官清貧欲返固安公流

涕長跪懇留又勉爲弟攀龍授例入太學以慰太守公太守公卒公哀毀成疾至不能食飲憂太守公撫摩其胸至再旣寤吐出宿積遂愈人以爲孝感云五月元配李恭人卒○是年麥有兩穗三穗穀生二岐之異十六年丁巳公四十四歲續娶周恭人十七年戊午公四十一歲仍任樂亭十八年己未公四十二歲子永裕生巡撫金世德題補順天府通州知州○公治樂亭前

後十餘年清白如一日凡井閭苦樂利弊沿革士民賢不肖皆周知無遺或興或除或寬或猛無不浚愜輿情又不畏豪強不迎合上官喜怒凡奉使往來及上官胥吏以公事過縣皆公自供億不及里甲故事正賦之外每丁歲出錢四五千雖豪家亦三二千名曰雜費公盡革除之其修城垣葺衙署更新文廟皆不累民民之力者亦樂爲趨事有旗丁金某者知邑中姚生

殷富乘夜將幼僕縋入姚園明日告曰余有逆僕匿姚秀才家執以予我會姚某獲其僕亦來訴公鞫之得其狀具文解部金某爭之不得欲自送僕於部亦不許因曰我巡撫叔也奈何窘我公曰樂亭彫敝何堪旗人詐害汝雖爲巡撫叔余亦不汝貸也後巡撫金公聞之心頗不樂公往謝金公曰余無介意也但後此有事宜先令余知毋遽爾爾久之知公有風骨更器重焉

其強項不阿多類此以故民感入肺腑去之日
紳士餞於署旗民送於野老幼擁馬首涕泗長
流不絕公隕涕慰勞遣之不去有送至通州始
還者公嘗曰民有田自耕之民有家自養之余
何與焉且錢糧未許愆期刑罰未能盡廢民何
戀戀於余哉余惟無所剝削於民又不爲刻浚
之行是是非非無所偏向而凡爲民興利除害
必如所願後已此民之所以不能捨余也十九

年庚申公四十三歲○通州土地被圈無恒產
自去年七月地震後城市村落盡成瓦礫衙署
以蓬葦爲之久旱草豆米價騰貴官民交困公

視事後招集流亡務在與爲休息米支於倉

即呵

達哈哈番
公俸糧

蔬易於市不以累民正賦止丁銀支

淺夫工食無耗減如額給之皆感悅○公置自
拘牌俾訟者自相傳集過期笞勿貸以故傳之
卽至旣至卽鞫旣鞫卽釋無胥吏紙牘之擾民

大悅有某姓者弟兄三人兩兄讀書爲諸生弟
貿易相傳家有藏金四甕弟掘而得之獨富饒
兄以納監需金向弟稱貸不遂以分產不均訟
弟弟行千金於公欲坐兄誣告公大怒傳集伊
三兄弟竝子姪責以大義將治以大不悌之律
會闔學諸生勸和息俾弟助兄納監立議單以
杜爭端公欲全骨肉好遂從之有王某者與徐
氏兄弟博王之父因教子不悛憤恨死公怒甚

答王某至五十餘將置之死詢知王之父無他
子孫諭之曰女應死且縱女歸葬葬畢來就死
耳徐氏兄弟痛自譴責王某葬父畢果來公曰
女真不畏死耶王某曰父因某死某何生爲公
曰女尙知悔罪自新姑生女以延女父之嗣遂
杖而遣之次日徐氏兄弟焚香謝公曰法未汝
貸何謝焉徐曰某遭此禍自分破家今被答不
費一錢故謝耳後三人皆爲良民○有一鄉人

負薪入市者將布二疋束於薪旁停歇一書生
門外值生閒話展轉間布失所在鄉人遂於生
門大聲疾呼生謂侮辱斯文鳴於州公於庭訊
間問確鄉人布色長短密遣幹役詣生家給云
生托其取布顏色長知吻合而生家遂給之不
疑當堂出以示鄉人而鄉人崩角叩謝公令其
携去生無辨猶束身案頭意謂必懼重譴公低
言於生日無耻如爾不疾去何爲通人服公神

明且養廉耻甚於箠楚○通州巨害莫甚於投
充旗下之人克惡不易制邇有楊玉坤者爲劉
某所賺悞投旗人李某家已控部斷出爲民伊
姪楊福才以橫逆加玉坤玉坤含憤嘔血死福
才乘叔死搆李某賺嬖張氏至李某家竝誘張
氏父同行逼立賣女約與李又搆劉某乘氏不
在家中盡吞其糗糧畜產器皿久之張氏乘間
逸訴于公盡得其狀解部悉按律治罪一州快

焉有鄭寡婦者聘張四女爲婦媒則旗人張秉直也秉直侵其財禮致張女別許蔡姓寡婦赴訴對簿時秉直諱言旗人公刑訊得實已追還財禮締姻結案矣秉直乃以擅刑旗人控刑部公具以狀對駁查至再公對如初尙書魏公素知公廉吏遂將秉直反坐○徐思義首告朱爾玉窩盜會營將獲剪絡賊五人其曹七辛二果窩爾玉家已如律治罪爾玉乘夜破枷竄匿時

十八年十二月也爾玉旋投旗復迯明年八月獲於順義縣指徐思義爲窩家公曰思義讐言家非窩家也且爾玉窩盜時在通州被獲時不在通州思義安得爲窩家耶乃引據律例報部先是公捕治旗下惡少解部者凡數十案朱爾玉之主搆刑部司官目公爲多事於是十四司公議說堂尙書魏公詰曰地方官旣不能朴責旗人若因事小不解民不安枕矣如以解部者太

多須請

旨發一鞭與知州俾得自行發落遂力折司官之議而爾玉發州治罪自此投充者稍知畏發矣○通州設倉塲總督坐糧廳五倉監督倉役雖州民然憑藉威勢甚橫視州官蔑如也一日有倉役某與回回常二杜有志等相角助毆者百餘人持挺橫擊常二等幾斃公捕治之監督賽公請釋公曰常二等果死奈何須有保乃釋賽怒

將率倉役數百人擊眾回回公請見不許且出惡語公言於倉塲侍郎詰責賽公倉役自此斂跡○又貧兵王恤民等因守備派差不均每欲訐告守備一日治雞黍較射飲酒有同伍王拱者與恤民有隙自首與恤民等插血盟謀劫兵餉守備牒知上司擬大辟者七人羣卒不平幾鼓譟會發州定案公按問得情遂平其獄一軍感泣○時

仁孝

孝昭兩皇后梓宮由沙河送葬於

陵公至平家曠繕橋治道路住小庵中躬持畚鍤與

夫役同甘苦州之紳士旗民商賈致羊酒鵝鴨

米麪蔬菜之屬饋獻不絕雖夫役亦彙致酒肴

公慰勞之卻不受伊等曰自公治我州旗民相

安不取我等一錢今

朝廷大徭役公貧富均差我等無偏苦累飲食之將

公奈何卻耶公於是飲酒一卮餘俱分給衆夫

役民俱感激趨事不日橋成道平民忘其勞會

巡撫于清端公復以溫義河等四橋屬公公曰

此順義地也于公曰順義今年少恐廢事爾多

才勉之公星馳任其事橋如期成平家曠道旣

平治大風起吹沙成堆隨平隨積凡三里許

駕次日至風不息公困卧沙上夢中自言大風去沙

無益惟築短牆則沙不能過驚覺率衆夫築牆

一夕而成道遂平又殿門簾未設牕榻不蔽風雨
上怒所司驚恐傳

旨速製工部侍郎党公屬公時已昏暮公尙在平冢
曠聞言馳歸集匠役百二十人一夕而成濶六

尺高一丈六尺

上曰誰辦此近侍以公對

上色喜又

駕過里二寺繕長橋以丈計者四十八會

上御龍舟而護衛者乘馬侍衛某傳

旨毀橋過龍舟舟過繕橋過護衛者

駕還復毀復繕如初公曰船可扛而過橋不可毀毀

則俄頃之間何能復繕侍衛曰

旨可違乎公曰當奏聞耳既奏

上許焉諸侍衛稱服不已○通州至武清運河水湧

沙漲漕船有阻滯患公親詣河干督夫預濬從

無淺澁紅剝船四十九號皆預備蓬纜等物至

天津起剝無悞舊設馬法守潞河橋凡大石車
過繫紅綢一名曰掛紅又折銀四兩市猪羊酒
漿方許過橋公嚴禁之此弊遂絕河設渡船每
停舟中流肆苛索公亦嚴禁商民行旅無不感
悅又驅游棍以肅道路設夜巡以清盜賊一境
肅然○工部題定工所需用灰石派通州等七
州縣運送檄取通州灰車三百輛公以地震後
民貧徹骨牒請寬免左侍郎祁公怒曰公事也

出之地方爾何抗違取咎耶公曰若叅某某亦
有言祁公曰汝何言公曰初車值發七十兩六
十兩時皆工部車戶自運今減值至二十兩且
剋八錢始派之州縣如二十兩足用當時何費
至七十六十耶祁曰此前官事公曰官雖去車
戶不去祁公因告尙書馬公馬曰我亦不叅但
索車耳公不得已給車四十輛往來二百餘里
工部止給腳價一兩三錢每一往來賠銀三百

餘雨又天雨陷澤中不行公再三哀懇督灰侍郎張公奏聞

勅直撫於三百里內派二十五州縣每縣派騾十五頭馱運而七州縣民困少甦焉二十年辛酉公四十四歲公治通二年政聲大著巡撫最器重焉以治行第一薦部議不許

上許焉會坐失察逃人應降調

上知公才守特令畱任公益感激思報

殊恩二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五歲○巡撫于清端公已擢兩江總督時江寧知府陳龍巖甚賢總督愛之未幾卒總督思得賢守之助特疏題公

上曰于成龍才守素著卽如總督請補授時部堂魏公象樞巡察直隸公辭行禮遇甚優公謝不敢當魏公曰此非待知府禮君廉能故以待督撫禮待君耳贈以詩有冰清玉潔兩于公名姓相同志亦同之句○九月抵江寧府任裁漕規禁

餽送一切陋規俱罷二十二年癸亥公四十六
歲次子永世生○總督于清端公廉介有古風
屬吏多嚴憚之獨推心任公凡小大設施公左右
之居多雖于公已有成畫或見聞未真或情理未
協公辦晰是非不肯雷同附會至于公怒公執
議如初于公更悅服焉合肥人程姓有僕婦陸
氏僕死程以爲妾有讐家誣以子蒸父妾題糾
公訊得狀非父妾也或曰是則總督之糾誣矣

公曰豈以總督故遂殺人耶獄具于公曰女生
人余豈願殺人者竟從公言法司坐公失出以
旨駁再議奪俸一年又邇人許可鎮首徐州山東河
南人某等聚眾九十二萬餘人招兵屯芻糗藏
東明曆等書事下江南督撫按問公偕鎮江知
府高龍光訊於關壯繆廟高欲誓於壯繆公曰
非體也公道在人心何必乃爾封簿時所首無
據遂反坐可鎮臬司金公曰據此案卽非謀反

亦邪教也遂坐某等邪教律斬者凡數十人賴
皇上聖明斬可鎮餘盡得寬釋焉其執法平恕多類
此二十三年甲子公四十七歲○江寧旗民雜
處多被擾害公執法無所阿避廣德人潘科於
康熙六年買孫四夫婦爲僕久之生女科倚任
之一日令四收田租四匿其租而逃遺妻女於
科家十七年四母死四之兄孫大者言於科曰
四雖逃妻女尙存懇助我數金爲墓母費科憐
之與銀四兩後孫大賣身旗下至二十三年搆
四至崔滿洲家倒提年月以科買旗人誣訴於
公所轄將軍移咨總督檄臬司會滿官按問時
公署臬司驗科券約甚舊而崔滿洲券約紙新
墨淡汗以水跡公言於將軍欲刑訊崔滿洲將
軍不可公曰崔滿洲不刑訊不能坐潘科罪反
覆數千言相持兩月餘科得無罪○十月

上南巡

幸江寧知公才守第一

天語嘉勞擢公爲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回

鑾

召公父獎諭備至

賜貂鑲朝服一襲貂裘一襲仍傳

諭入旗于得水乃于成龍之父成龍做官清廉愛民
才守兼著訪問民間能始終如一係于得水教
子有方今特獎賞示勸凡有子者宜學得水之

訓十二月抵安徽甫二日卽奉督理高寶下河
之

命踰六日卽行同官某謂公曰女太愚到任年節屬
吏有兩次餽送胡不收爲下河資斧何六日卽
行耶公笑曰某若不愚

皇上肯將兩年知府授爲臬司乎聞者歎服二十四
年乙丑公四十八歲二月抵泰州○初淮水不
能盡出清口會黃河經雲梯關入海河道總督

靳公懼高家堰潰建減水壩旁洩之又懼高寶湖難瀦瀦且破漕隄壞運道又建減水壩於高寶漕隄之上合計凡數百丈壩以下無行水之渠隄以內無受水之澤湯湯浩浩灌注渟泓於田廬墟墓間而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山陽江都泰州七邑漕爲巨浸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御史李公時謙山陽人請濬海口救七邑之民田疏未下會

上巡歷江淮目擊七州縣被水狀

諭吏部尙書伊桑阿曰朕南巡省民疾苦經高郵寶應諸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漂沒朕甚傷之詢問其概乃下河舊有海口年久淤墊若疏其故道水患可除此宜亟爲區畫俾民得所爾偕工部尙書薩穆哈往勘期於救民除害縱有經費不惜伊公等至下河宣

朝廷德意凡官紳士民皆感激泣下慶更生焉旣遍

閱詳勘奏曰七邑之水舊由車路白途等渠流入運鹽河串場河出白駒丁溪草堰劉莊等場達苦水洋闕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淤塞河身高積水不能出宜疏濬浚潤引水入海事下九卿會議竝下時謙疏九卿議如伊桑阿等言俾總河靳董其役

上曰輔治黃河兼濬海口勢且兩悞宜設帑官俾再議先工科給事中許公承宣請濬江都五塘靳疏言濬五塘無益宜濬丁溪白駒草堰劉莊諸海口計工值凡一百九十六萬總督于清端公等以勞費太甚寢其議蓋靳之欲興大工濬海口也久矣至是別設帑官非其意九卿知公廉能爲

上所知因舉公董其事而令受成於靳

上許焉至是抵泰州四月受

勅印視事卽往七州縣遍閱海口相地形考圖誌諮

士人盡得其要領請先濬海口洩積水俾河渠
溝洫露壩岸次第修治與靳不合不許復上書
強爭靳寢不悅遂移檄詰責者再又面誠公俾
如其指公不得已從靳言尋霖雨暴注湖漲減
水壩之水洶湧驟至七州縣之民有昏夜不知
水至溺水者有雖知水之奔竄無地死者有自
縛於樹餓而死者有縛子女於樹毒蟲螫而死
者有數人繫斷木上木沉死者州縣官諱災不

敢上聞災黎訴於公公通告諸大吏巡撫湯公
喜多獎勞語且詢救災策公條對曰往者水災
决一口破一隄可塞也自設減水壩則上河日
減下河日增雖有裨漕渠而阡隴廬舍化爲鼉
窟蛟宮非濬海口洩之勢且無七邑矣議者執
海潮內灌之說所見拘墟不知積水不去施治
無方况旣洩暴漲之水建閘防潮原不難次第
就理今災黎露處漕渠兩岸掘地爲穴覆以荒

茅上漏下濕妻泣子號野獸山禽亦無此苦倘
允開海口九月之杪即可興工沙灘高阜堪以
結屋而居某先期招集俾灾黎携家而來男役
女炊日給工食則趨事者必衆工易成民不餒
未有便於此者湯公大喜報曰開海口放積水
自是今日急務不但有益下河實漕渠永奠之
計果及時興工灾民樂於從事編茅爲屋男役
女炊大功德大陰隲事也總督王公新命漕督

徐公旭齡皆是公言靳怒甚公雖先從靳指因
水患又請開海口估工值三十萬復遺檄詰責
累數千言乃上疏畧曰下河田畝被積水沉淪
者自明代已然患非一日矣淮揚之人多侈言
治法不過執禹貢治下流之說挑海口淤沙洩
內地積水不知禹治下流因兖州地窪然也海
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宋臣范仲淹築隄
障之若挑海口則引潮內侵與范隄之意相悖

治之之法在束水注海而已內地既卑於海潮
五尺應築隄高一丈六尺束一丈之水水高一
丈則高於海潮五尺趨海之勢必速矣運河減
水閘壩何止數十處七州縣河渠溝港何止數
十道若一槩築隄費何止千餘萬今將高郵城
北并邵伯鎮北零星閘壩俱閉塞於高郵城南
邵伯鎮南建大石閘二俾洪澤湖并天長盱眙
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五里八里栢

家墩車邏等壩并新建大閘洩十分之八邵伯
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芒稻河入江半由串場河
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應自車邏鎮築大橫
隄一道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
興化白駒至海東各閘壩洩下之水直抵大洋
其窪區築隄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海
灘築隄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至水工隄堰
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然近者數里

迤遠者一二十里今此隄與築於萬頃汪洋一望無際之中近者數十里見土遠者百餘里見土卽加倍計之需帑三百六十餘萬又夫船兩難不知竣工何日臣作就近取土之策其法先定地基船裝遠土於水內築圍埂埂出水二尺寬三十丈埂成將埂內之水車乾離堤十五丈外挖土運至隄基之上築成大隄隄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隄每一丈土九十六方

止需銀二錢六分計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尋常工費約省過半白駒場至海口挑大河二銀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泰州至芒稻河築隄十五萬丈銀七十六萬八千兩建大石閘并木涵洞銀八萬兩又水工大隄捲埽鑲護銀一十五萬三千九十兩又白駒場至海口隄亦用草防護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共銀二百七十八萬二

千三百七十兩工三年告竣臣又念請帑二百七十八萬無補苴計非臣所安此項暫爲借支工竣七年償因田畝興工者於田畝償因運鹽興工者於鹽引償田畝償者銀一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兩鹽引償者銀八十一萬三千兩臣徧歷七州縣按廣袤之遠近可得田十四五萬頃而七州縣全書所載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是額外餘田不下三四萬頃卽以秦州論平

衍廣濶應有田四五萬頃今全書額田僅九千二百餘頃蓋所種實田止此餘皆沮洳沉沒之區耳一州如此他可類推今臣逐一清丈將全書原額數內之田盡行給主其原額外者曰額餘官田臣督能吏構草舍備牛種給衣食俾無告災黎有安居得業之樂初年做民間佃戶例各分籽粒三年後做民間授受例納佃價於官給爲衣食此等田地每畝值銀一二三兩最瘠

者方在一兩內今肥者止取佃價一兩二錢瘠者止取佃價六錢額外官田最少亦三萬頃可得銀二百七十萬以一百九十六萬抵借支其七十餘萬將高堰隄工并山寶高江隄工更加堅厚以下河開墾餘資爲永安河工至計真

國計民生萬世利也此佃價二百七十萬乃必然可得之數又民情最願最樂者所謂田畝償者此也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

盤駁費一二錢不等今止令每引歲納銀九分七年之後免再納每年可得銀十二萬此亦必然可得之數所謂引鹽償者此也此工設監理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工竣加二級從優卽陞至誤者還職再設廳官六員佐貳官十九員清查地畝督墾開屯俟

國帑二百七十餘萬補還日加三級從優卽陞非正途者視正途例陞轉等語疏入下九卿會議

戶科給事中劉公國徽覽額餘官田說歎曰秦州折田也奈何欺

聖主乃上疏畧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全書已註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秦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秦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

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賣田之說敗矣時河臣有三疏下河其一也一修高堰一築黃河兩岸請帑凡五百萬九卿盡從河臣言御史錢公珏持不可入奏

上曰三蔬盡行耶九卿曰臣等體

皇上救民意故不敢惜

帑金盡從河臣言

上顧杜臻曰下河之議有益耶杜奏曰若

皇上允行眞萬世利也九卿出

上顧閣臣曰酒出田畝起科足矣何取佃價爲越二
日有

旨召靳與公至京會議九卿

廷議之先公感超擢之

恩請河督代謝靳謂臬司無謝恩例雖勉許之心不
謂善也疏入

上謂成龍係特設官許自上奏疏靳益不樂公又請
免解泰州柳枝靳又以沽名市恩移檄責靳旣
上束水注海疏謂公曰我疏已上女何不自上
疏與我同至

上前各陳所見耶及聞

召慮公有異議途中慰勞周至一夕謂曰女見

上何言公曰無之靳曰盍告我公曰某據以入告者

某所詳也更何言靳喜因曰余老矣三年工竣

乞骸骨歸此席薦汝爲之至涿州出貂裘衣公

公不受靳曰羊裘不可對

君也公終不受十一月十九日至京

上御乾清門

召問靳靳如疏中言

上問公曰女與輔同耶公奏曰不同河臣自謂治河

久諳形勢水性不從臣言若如河臣所言縱成

功民皆怨恨况功必不成耶

上曰何以不成功公奏曰上河埂岸據堅地砌石隄

風雨暴作且潰决今築隄於汪洋大水中無寸

土可取卽有土又不能夯築堅牢以一線爛泥

之隄束一百八十丈寬三萬六千丈長之河風

雨暴作如何能不决况

皇上不惜帑金濬海口乃救民耳若開大河掘田廬
墳墓是離流之民未招來而安土樂業者反多
流離矣且

皇上南巡時百姓上疏者開海口也大臣回奏者開
海口也臣

勅書所載者開海口也臣惟遵

成命順輿情更非別有意見

上曰聞海水高於河水五尺海口開海水豈不內灌

公奏曰此河臣妄言也使海水高於河水一尺
久無此七州縣矣况又建石閘潮來則閉之禦
海水潮退則啟之放河水若從河臣言河濶一
百八十丈倘海潮大嘯無閘可閉民田俱變爲
海矣斬奏曰此成龍不知水性言也海水來來
大河內於民無與公奏曰此輔不知水性言也
河內淡水民資以灌田海潮入將何水灌田乎
更流入汙河膏腴盡爲斥鹵豈

皇上救民意哉臣父子世受

國恩靳輔害民之事臣若不奏臣罪當誅

上曰兩人勿爭朕未履其地內閣九卿亦懸揣耳公
奏曰靳輔堅意築隄試問何處取土靳奏曰取
土固難臣從

國計起見不敢避難公曰民生失所何益

國計

上諭大學士明珠曰靳輔言是于成龍言亦是爾傳

集九卿與兩人浚論便宜勿阻抑之公復奏曰臣受

皇上下大恩以便宜為第一為百姓即報

朝廷靳曰女受

恩誰不受

恩女愛民誰不愛民公曰女既愛民奈何毀民房掘

民墓賣民田耶靳奏曰若依臣言不成功與成

龍無涉罪在臣公奏曰若依臣言不成功與輔

無涉罪在臣

上曰開海口濬舊河功果成耶公奏曰爲臣子者若實心報

國有一錢使一錢在水中斷無不成功者

上賜飯

論兩人勿竝席是日會議於太和門外兩

人執議如初久不能決朝廷多是靳且勸公從靳言公曰九卿不見百姓百姓亦不見九卿凡害百姓須某自爲之某何面目對百姓寧此地死耳朝廷知公不可奪議曰成龍雖廉吏然未

治河何可信輔治河久有成效宜從輔議俾靳獨任其事裁公官時一倡羣和議遂定獨御史錢公珏是公言與錢同者凡九人叅議李公迥王公承祖成公其範給事中任公辰旦王公連瑛岳公峯秀紀公愈御史許公三禮劉公維禎也明日閣臣以九卿議奏

上遍詢諸大學士對皆如九卿指復命問七州縣官京師者中允李公鎧檢討丘公象隨給事中

劉公國黻御史鄭公爲旭郎中劉公始恢劉公謙吉行人劉公師峻正字張公睿學正劉公中柱張公新抒集待讀喬公萊所時始恢先至萊曰公意若何始恢徐曰官也要做行狀也要打點萊曰公爲此言吾無憂矣萊向鎧等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五百萬

國用絀矣題官至五百員銓政壞矣派夫至數十萬騷動者不知幾千里矣以七州縣言之功未成害不忍言旣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旣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大隄將築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爲村爲落一百八十八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一百八十丈以外亦將動以虛聲收其實賄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之內有漏網者乎築隄之害如此夫一名日給銀四分例也曩河官給夫者未能三

之一每里每甲每夫月費銀二兩許一州一縣或役數百人千人或數十日數月今三工竝興勢且遍及鄰省而下河州縣少亦派夫一萬又三年之久是每州每縣每年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派夫之害如此且夫棄三萬六千丈之田廬墟墓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者何哉救七州縣之田也功未成水中之田民之田也魚可捕菰

蒲可蒔也功旣成民之田河臣之田矣曩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乃沒其產而絕其食也民何利焉卽以秦州論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三十頃而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賣田之害如此曩高江漕隄雖屢決濶不踰十丈今一百八十丈之河引洪澤湖之水注其中又渟滯於一丈六尺之上而恃一線爛泥之隄何必

于公年譜 卷上
待伏秋時狂風暴雨始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
有村落何有廬墓正不知數十萬生靈此時歸
何處也且淮水南來勢直趨高寶築高堰障之
以存淮揚也今引洪澤湖由此入海父母之邦
從茲淪沒矣河決之害如此

上御南暖閣顧學士徐乾學曰爾江南人輔與成龍
議孰是乾學奏曰臣江南人不知江北地形但
于成龍未治河難信靳輔治河久屢著成效朝

臣皆是輔宜從輔議

上顧萊曰爾江北人爾云何萊奏曰

皇上聖恩如天救七邑災民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
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損民田舍墳墓
甚多

上注視久之萊又奏曰河臣之議築隄一丈六尺束
水一丈河高出民屋之上水中取土取土甚難
水中建隄建隄又豈能堅固伏秋之時一旦潰

決百萬生靈俱爲魚鼈此斷斷不可行者

上顧閣臣曰我曾到上河見高家堰水減入高寶湖由湖入運河由運河入民田層層而下靳輔于成龍之議似皆可成功又顧萊曰此事不可有私也開河之地有爾莊地否萊奏曰開河地在高郵興化鹽城臣寶應人去開河地一百八十里不但無臣莊地亦未傷害寶應地土但此工原非

朝廷萬不可已之工乃

皇上救百姓耳

皇上行此救民之事靳輔不應建此害民之議時

天顏有喜顧閣臣曰如此看來靳輔于成龍之議縱

皆能成功終是成龍之議便民此工原非萬不

可已之工係朕救民之事既有害於民何可行

上又問萊曰爾一人之意如此江北人與爾同否萊

奏曰明日有公議進呈

上曰成龍請帑不多且從成龍議功不成再議之閣
臣奏曰鄉紳意如此不知百姓若何宜遣使詢
訪百姓

上領之顧左右曰賜講官茶茶畢謝

恩出至中左門大學士宋公德宜顧喬公曰公言是
皆我所欲言者徐公乾學揖喬公曰敬服敬服
明日內閣九卿集左掖門喬公等上公議畧曰
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救於

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
臬臣于成龍之董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
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聯但塞者通之淺
者濬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霍霖滄瀆之水
悉趨於海則民得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
丘墓上不至重費

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爲下必因川澤固事
易而功倍耳于成龍之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卽

皇上救七邑灾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久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爲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隄河寬一百五十丈至一百八十丈隄起車邏鎮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托足之地矣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半菽之資矣又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痛所不忍言况此工原非

皇上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灾黎耳乃反令被灾之民生者流離死者暴露寧不大負

皇上救民之意歟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隄車去埭內之水取土築隄等語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况積水多年而取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功固不易成卽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隄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隄內

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
之水渟滯於廬舍之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
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之
百萬生靈俱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
萬生靈俱爲魚鼈田廬丘墓又不足道矣卽當
未潰之時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懼豈
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者二也至於隄高一
丈六尺則河內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

之水可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卽不能
入於海雖糜

帑藏竭民力而爲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
行者四也內閣以議示靳靳語塞萊言於九卿
曰此非不可已之工也凡以救民也倘害民工
可成工不可成皆勿論今河臣請帑二百七十
八萬焚民廬決民墓賣民田俾生者流離死者
暴露以云救民可乎以田言之凡三十頃五十

頃者富家也十頃五頃者中人產也值一開河地無立錐矣其貧士貧民孤兒寡婦三十晦二十晦爲餬口具者不將餓而死乎以房而言古人千金賣宅老嫗哭之哀今下河一帶村落相望固多鄙屋茆簷亦有高堂廣廈一旦折毀男啼女哭之聲豈不上干

天和至於墳墓貴賤不同新舊有別或棺槨旣朽或子孫無人拋棄不忍遷移亦不忍亦何苦而爲

此耶使河臣治上河有功黃淮之水合流於雲梯關入海則減水壩可以不設下河可以不治設減水壩者棄田以保隄耳

皇上目覩減水壩之爲害開海口所以救其病耳乃又設此奇謀施茲毒手上侵

國帑下吞民田以飽無窮谿壑余不言生不可爲人死不可爲鬼矣是時喬慷慨激昂聲徹殿陛間觀者多感憤九卿中有泣下者雖力主靳議

者亦不能難一語斬大沮自是廷臣無能是斬者吏部尙書李公之芳揖喬公曰智仁勇先生兼之刑部侍郎張公可前先進過喬公寓詢奏對大指喬公對不以實張公怒曰七州縣百萬生靈為先生保功名徇情面乎至是大喜時斬與公比肩立張公顧公曰公論大伸斬某詞窮矣戶部尙書科公爾坤執喬公手曰公言是公本土人見之真言之確我等何從知之少頃

上御乾清門閣臣以喬等議奏

上覽之再曰朕救民耳詎知累民至此乎乃遣工部

尙書薩穆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漕督徐旭齡

巡撫湯斌詢七州縣百姓

諭之曰侍讀喬萊等言下河非必不可已之工乃

主上疏水道涸田舍俾民得所從斬輔議致民遷徙

流離田舍刨掘從于成龍議於民有益然觀輔

等兩人議皆能使水歸海從誰挑濬便其詢之

黎庶耆老以聞十二月朔

上御乾清宮復

召輔奏對畢又

召公問曰范文正公築隄原委爾知之否公奏曰土人相傳當日一年內或一次兩次海嘯壞民田廬隄屢築不成范仲淹沿海遍鋪糠覈俟海嘯潮退按糠覈踪跡築隄後海嘯不能過隄隄遂成

上問海口形勢公奏曰滔子竈海邊有沙灘灘外有河河外又有沙灘其餘各離河二三十里或百里不等

上曰河卽潮溝耶公奏曰然又名苦水洋潮來平溝岸潮退岸高七八尺

上曰聞海潮擁沙來海口淤塞今雖濬再淤奈何公奏曰非海潮淤塞也乃兩岸沙土被百餘年風雨冲坍耳今廟灣海口寬五六丈濶十四五

丈則他海口之淤塞不由潮水明矣

上曰廟灣海口既通積水何不去耶公奏曰因射陽湖淤塞三十餘里又馬家蕩等處水淤數寸泥浚數尺若加疏濬山陽寶應鹽城之水可洩大半

上又問串場河公奏曰串場河亦水淺泥浚鹽城一帶淤塞更甚

上問海口幾處可開公奏曰應開者六曰天妃曰石

礎曰白駒曰草堰曰小海曰丁溪

上曰海口開積水去耶公奏曰海口既開積水自然可去

上曰爾辦此耶公曰臣若不能辦此豈敢妄奏因河臣駁臣之詳至再臣雖奉有自行陳奏之

旨而具詳在先不敢奏臣料河臣疏九卿未必允縱允

皇上斷不允若

皇上允行臣敢不奏聞

上曰爾如何奏公奏曰興工時河臣未必到工凡毀民間田廬墳墓男啼女哭之聲捨地呼天之狀皆臣一人聞之見之臣斷然奏

聞何敢毀民間一房一墓

上曰靳輔是何意見爾知之否公奏曰臣不知是何意見

上曰聞興化釜底也開海口何能洩釜底之水公奏曰興化原屬水鄉蒲田多稻田少開海口將積水放去視舊河濬濬丈餘雖田若釜底而河更濬於田積水自順流入河

上曰爾言是若將釜底之中舊河濬濬一丈寬十丈縱有暴水不過數日順流入海斷不至積滯矣公奏曰臣皆遵古制古人無有不如今人之理上曰爾曾將此言向靳輔酌議否公奏曰曾屢言之渠謂古人不足法

于公金言 卷上
上曰土易取否公奏曰若從河臣築隄不但無土可
取卽有土亦在汪洋之中或四五尺或七八尺
一丈不等民夫何處立脚夫縱健壯在水中何
能浸三日若將十數萬夫在水中三日之後力
不能支何處再得十數萬夫來

上曰土在何處取公奏曰在鹽城白駒塲等處土一
方需船一水手二凡遇南風一日不息住一日
十日不息住十日土一方工銀一錢二分若住

十日需銀一兩之外况一簣沙土投於丈餘水
中沙隨水去此工何年可成縱成兩道大隄止
束減水壩之水其兩隄之外積水又從何處放
出况隄高一丈六尺高於民間房舍倘有疎虞
水從屋梁而過百姓何以當此

上曰邵伯有不能入海之水開河入江河寬幾許傷
損田地莊村否公奏曰臣俱按舊河浚濬一壟
一屋不能傷損

上曰開海口與運道無礙否公奏曰無礙修下河乃保上河運道止有上河礙下河者下河毫無礙於上河

上問開海口幾時成工公奏曰若來年二月興工九月可成

上曰當日上疏時爾如何同河臣議公奏曰河臣面令臣俱依他行臣奉

勅書聽其節制不敢不從近見小報方知疏內有賣

田屯墾派鹽引等語臣詳文內原無此語

皇上富有四海凡涸出民田自是

皇上納糧之地何用賣地名色况

皇上不惜帑金原爲救民若依靳輔賣田將

皇上愛民之心盡行泯沒反似從賣田起見矣是日

靳所奏人不得聞越二日

上語閣臣曰前者召靳輔于成龍至宮各詢便宜朕按圖詰輔輔不能對但言開河之地皆鄉紳莊

田朕曰鄉紳莊田遂當掘毀耶輔語塞叩首願
從成龍言今遣輔去畱成龍待薩穆哈等來時
公估工值三十萬九月報竣斬估工值二百七
十八萬三年報竣

上旣不用靳議靳懼公成功於是薩公等至淮揚思
欲兩寢之凡淮揚之民言宜濬海口有益者淮
揚道高公成美以三木恐之雖巡撫湯公力爭
薩公等終不聽回奏之日謂兩人議百姓皆不

願無益役宜罷二十五年丙寅公四十九歲正
月九卿議下河事從薩公等所言有王永宗者
詣通政司上疏謂薩穆哈等奏百姓不願語失
實越二日寶應人王肇榮者首永宗畱京久非
從故鄉來九卿大喜遂縛永宗法司拷訊主使
者同永宗上疏被拷訊者凡四人其興化人徐
某者已斃矣嚴拷猶不休永宗等終無言初

上幸雨花臺泰州人薛亮會上疏濬海口至是憤曰

永宗不從故鄉來某從故鄉來也因刺指出血
上疏時九卿詹事科道議皆同

上不得已命公與議公爭辦甚力九卿終不聽給事
中王公紳受事甫數日大言曰罷斬輔弼任于
成龍上下河皆治矣九卿不悅議如初閣臣力
言九卿議是

上意終不然疏不下工程暫停二月乃擢公直隸巡
撫○三月朔

上御養心殿

召對公奏曰自臣任樂亭知縣通州知州三次降調
皆蒙寬宥又蒙

特恩陞江寧知府尋陞安徽按察使未幾

特簡督理下河竝未興工又超陞直隸巡撫竊思大
小臣工沐

朝廷一命之榮者尙知感激况臣蒙

皇上隆寵至極於正月十四日

賜宴昨又

賜宴賜馬臣敢不竭力圖報但直隸地方旗民雜處最爲難治竭臣之才恐不能仰副

聖懷恭請

皇上教誨

上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足矣公奏曰奉公守法潔已率屬是臣職分當爲之事臣蒙

皇上從古未有之恩亦必行人不敢行之事方能仰

報萬一

上日爾從前居官好朕所素知今直隸地方一切利弊應興應除者甚多爾如何治之公奏曰直隸民生不安第一以弭盜爲主弭盜卽是安民

上日朕聞去冬盜賊橫劫直抵都門何以至此公奏曰此皆從前巡撫之過將真盜徇情縱放反叅官誣良致各官甘受叅罰遂不肯以誣良獲罪今滿洲蒙古及關東舊人守法者多惟投賣匪

類皆由平日在本地爲非無所容身賣身旗下
倚仗主子勢力在外剽劫詐害無所不爲有司
官非不知因礙旗下二字不敢苛求所以釀成
至此今若有

王子貝勒公侯伯家人如前不法臣執法重治雖
皇莊之人臣仰體

皇上愛民至意亦要從公執法百姓庶得安全

上曰若王子莊頭不守法度任爾執法卽皇莊之人

亦不必瞻顧徇私不知盜賊幾時可以平靜公

奏曰臣卽立法捕緝約三月稍有頭緒矣

上曰外邊事朕無不知者如工部所用車輛俱係發
現銀在京師就近僱募今竟派各州縣爾知之
否公奏曰臣向任直隸卽受此累外邊弊政亦
不止此卽如狐皮每張徵折色銀五錢今州縣
官起解派至五六兩不等

上曰爾到任後可將此等利弊查明奏來公又奏曰

巡撫二字顧名思義巡爲巡察地方撫乃撫綏
百姓興利除害爲

國爲民方爲不負職守伏見各省督撫出巡多帶
人役執事擾害民間苛索下屬臣一概禁止臣
此去若仍舊任保定衙署移檄申飭恐不肖屬
吏視爲習套未必遽肯振刷必單騎減役遍歷
巡查就便食宿亦不任府州縣察院令有司官
得以借名科派生事擾民若有貪廉之官卽飛章上

聞恭聽

睿裁分別黜陟以示勸懲蓋臣只知有
皇上不知有權要

上曰爾原是好官此巡撫是朕自用者爾只向好處
做朕聞之自然喜悅公奏曰臣蒙

皇上厚恩超陞至巡撫臣不要錢道府州縣等官豈
容他要錢况內外好官勝於臣者多如臣受此
深恩倘稍變節不惟上負

皇上破格用人之意卽

國法天理亦所不容使做好官之人亦罵臣於萬世

上曰清官何嘗沒有只做小官時好到大官就不好了你今出去固要正己率屬廉潔愛民亦須寬以濟猛不可太刻然朕之寬爾知之否公奏曰皇上如天好生天下黃童白叟無不感仰臣由州縣起浚知州縣若不敢過刻到任後大小各官臣俱令其自新從前有不肖之事臣俱不聞嗣後若仍不改過臣方題叅

上曰凡做官不好縱本身漏網子孫斷不能昌盛朕浚信者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及爾三人耳務有始有終比照總督于成龍做一番纔是公奏曰臣年四十九歲前途有限若行一不肖之事不惟

國法難寬卽

上天亦不宥臣係

皇上由按察使特用不由九卿會推若行一不肖之事

天顏何以對九卿

上曰正是爾係朕親用之官爾明日去否公奏曰臣擇初二日起程初十日到任舊例良鄉接印三日便可到保定臣因日期尚緩本生父母墳墓在固安縣臣自赴任江南數年未得祭掃欲取

道固安展墓使臣父母枯骨同沾

榮寵誠恐與例不合致科道議論

上曰此係好事但去何妨公謝

恩辭出至後左門外

上又差侍衛二人傳

旨云爾沒有盤費賞銀一千兩表裏二十疋公謝

恩出初十日抵保定視事○三月除灰車派民之累疏畧曰欽工需用石灰量派州縣濟運鄉民不

諸應役聽車戶包攬計部給脚價與私貼攬頭
百車之費竟至萬有餘金祈

勅部動正項錢糧於灰廠附近地方僱車攢運永停
州縣協運

上勅部議遂從其請○除採買狐皮之累疏畧曰直
隸每年額解狐皮一千五百九十餘張價六百
八十餘兩即使各州縣平價採買賠墊已屬不
貲况直屬地不產狐採買價貴仰請

勅部將直隸應解狐皮照康熙九年例每歲額徵銀
解部

上全免採買竝山東河南亦俱免焉○斬旗棍沈顛
於市沈顛者正黃旗人也居易州爲民害先經
巡察部堂魏公象樞訪拿幸援赦免罪仍怙惡
不悛被州民殷弘勳告發公檄知州按問顛咆
哮公堂持刀趕殺知州幾被其害公上疏特料
得

旨嚴治獄具遂決於市○四月斬司九等於市司九
冒稱旗人私養馬匹結連旗民數百人設會曰
附衆分佈黨羽盤踞大興東安等處訛詐民財
乘間截搶行客其肆行無忌者惟正白旗人鞭
杆總大頭兒劉得功鑲黃旗胡姓者正白旗高
老公并監生崔有庫等爲最賴公捕治叅奏置
之以法盜源遂靖百姓悅服焉○叅拿劉平成
劉平成者積年惡棍也曾經巡察部堂魏公叅

究漏網仍糾同黨惡郭莊頭王錫等把持衙門
詐害地方又於涿州巨馬河兩岸霸佔渡口詐
索過渡行人公察訪有據叅奏治罪民害頓除
○免追通州淺夫工食疏畧曰挖淺之夫率多
僱覓外來窮人工完之後各自散去其存者不
過赤貧頭役數名今欲責之賠累徒斃於杖情
實可憫部議不允

上曰淺夫銀兩已經支給再行追取恐致累民著免

追○糾灤州知州徐原本以縱役私派擾民也
○擒積年巨盜公蒞任之初卽撥弁兵分布巡
緝立保甲連坐之法於是旗人王三佟三佟邦
輔王和尚先後首侯君平等又雄縣民侯士偉
等首侯四等又新安縣民張鳳鳴等首張大等
又容城縣民甯承宗等首單二等又新城縣民
李天福等首李大鬍子等公捕治得實悉寘之
法而畿輔剽劫日減矣○斬太監張進昇於市

張進昇者原吳逆家奴虎踞采育恐高然首其
隱匿逆情將高然毒打斃命復碎戮其屍焚骨
颺灰河內前任諸大吏皆莫敢按問公捕治糾
叅奇寃乃伸○旗人鍾二論斬鍾二者虎踞獻
縣佔李進孝之妻斃進孝移屍井內知縣白元
亨掘井起屍鍾二等携進孝妻王氏潛匿旗莊
褚名山姚三府等家恃旗勢不服勾攝公叅奏
捕治

國法始伸○七月糾宣府守備吳大任以擅用腦
箍竹簽也○糾新城縣知縣巨文以加派虐民
也○糾任安州知州胡大定以加耗私派累民
也○八月糾宣府守備傅之禮以橫徵累民也
○糾廣平府知府朴懷玉以貪婪不法也○免
兵米核減疏畧曰臣查兵米計口授食所以資
飽騰責防汛其價值既不敢浮多以損課亦不
敢虧短而苦兵今歲直屬歉收米價日貴每月
折給二錢八分五釐之數尙不足買米三斗臣
何敢再行刪減有負我

皇上軫恤窮兵至意疏上部議如公言

上從之○九月旗人賈二論斬玉田縣旗人賈二黨
惡數人將隣女岳氏挾至賈二住所跣剝裸體
恣意輪姦又令湯二等報知氏父岳仲金勒其
取贖仲金畏其克鋒與小錢三十九千始將岳
氏放回尙有褲帶銀圈陳四决子措雷不給岳

仲金情極控告賈二自恃旗下外官刑不能加
猶以和姦污巖公叅奏按治始伏法○清查窰
峒疏畧曰房山縣境內有窰峒曰東頂其開窰
者盡屬土豪旗棍盤踞其地每窰大者一二百
人小者八九十人無名無籍不服稽查致太監
王啟宇逃匿王三找子窰內經年勾緝莫知踪
跡非知縣王又沂設法偵緝則啟宇終無緝獲
之期况王啟宇係內庭承值太監尚敢容留其
餘逃盜等輩潛藏於此者又不知凡幾矣相應
請將現在開窰各主如係旗人令該縣一體稽
查部議如公言

上從之公題請出巡真順廣大四府○十月糾成安
知縣張元士清河縣知縣楊應雄真定知縣徐
王駟其徇庇之大名道僉事梁忠井陘道僉事
李基和真定知府趙瑾俱按狀請黜謫○請除
累民五事一派解芝蔴花絨一刊刻易知由單

一派辦梨木板片一計丁派買食鹽一內黃鹵地包糧部議不准

上命九卿再議其芝蔴梨板得寬減○十二月請免水淹沙壓地土錢糧疏畧曰任縣地勢低窪爲諸水會注之區金滏河淤塞內溢無從宣洩致積水成泊淹沒地共七百八十八頃七十九畝零成安縣逼近漳河屢遭坍沒衝壓地共二百頃三十三畝零臣巡歷之時至任安二縣親履

踏勘或積水成泊一望汪洋或水衝沙壓無地耕犁若責以包賠無地之糧勢必流離失所仰祈

皇仁將淹沒沙壓地畝錢糧准其豁免俟水退可耕之日卽令當年起科

上從之復請免寧晉縣水滄沙壓地土錢糧

上從之○薦原任栢鄉知縣邵嗣堯元城知縣陳偉邯鄲知縣宋燦不允○請截畱漕米疏畧曰今

廿八年譜
卷上
年
歲保屬夏秋霪雨連綿復遭蝗蝻收穫無多米
價騰貴今每石市價一兩五六錢不等若再加
採買九千餘石之兵糈則米價益貴而小民資
食惟艱部議不允雄縣兵米亦題請截漕皆不
允○七里屯地方聞有行人梁貴元等被賊截
劫往東南潛遁把總任玉俊帶領兵丁追至柳
林有強賊謝進忠張弓拒捕標官兵用烏鎗打
傷進忠進忠喊稱我係十三里張莊頭家人官

兵又獲霍進友等赴良鄉縣會同滿洲駐防城
將弁審訊謝進忠等俱係竇店把總營兵霍進
友卽把總張元世次子而把總張元世賄求失
主梁貴元等不認賊情公捕李之茂等審訊供
同夥姓名有旗人張莊頭胡大麻子等或爲窩
主或爲盜首疏叅捕治不避權要積盜頓清二
十六年丁卯公年五十歲正月天津關監督巢
可托疏請於泊頭蓮兒窩趙北口設立巡攔抽

三十五年
卷一
三
稅等語戶部議從巢言

上命公會同巢可託確議公覆奏曰泊頭蓮兒窩距
津三百餘里其南來貨物已歷淮揚臨清諸關
凡發往畿南各州縣者固不能強之使北且權
關之制過關而後有稅斷無不過關而遙令納
稅之理至於趙北口竝無通津水路西來貨物
尤與該關無涉相應遵照舊制無庸設人稽查
上從公言○四月加太子少保奉

上諭云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
撫爲封疆大吏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諳練
政務方於吏治民生實有裨益巡撫于成龍自
爲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從臬
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釐
奸剔弊扶弱鋤強境內謐寧旗民允服殊爲可
嘉從優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冬

十月

駕幸霸州公趨迎

行在 召見

行宮內地五次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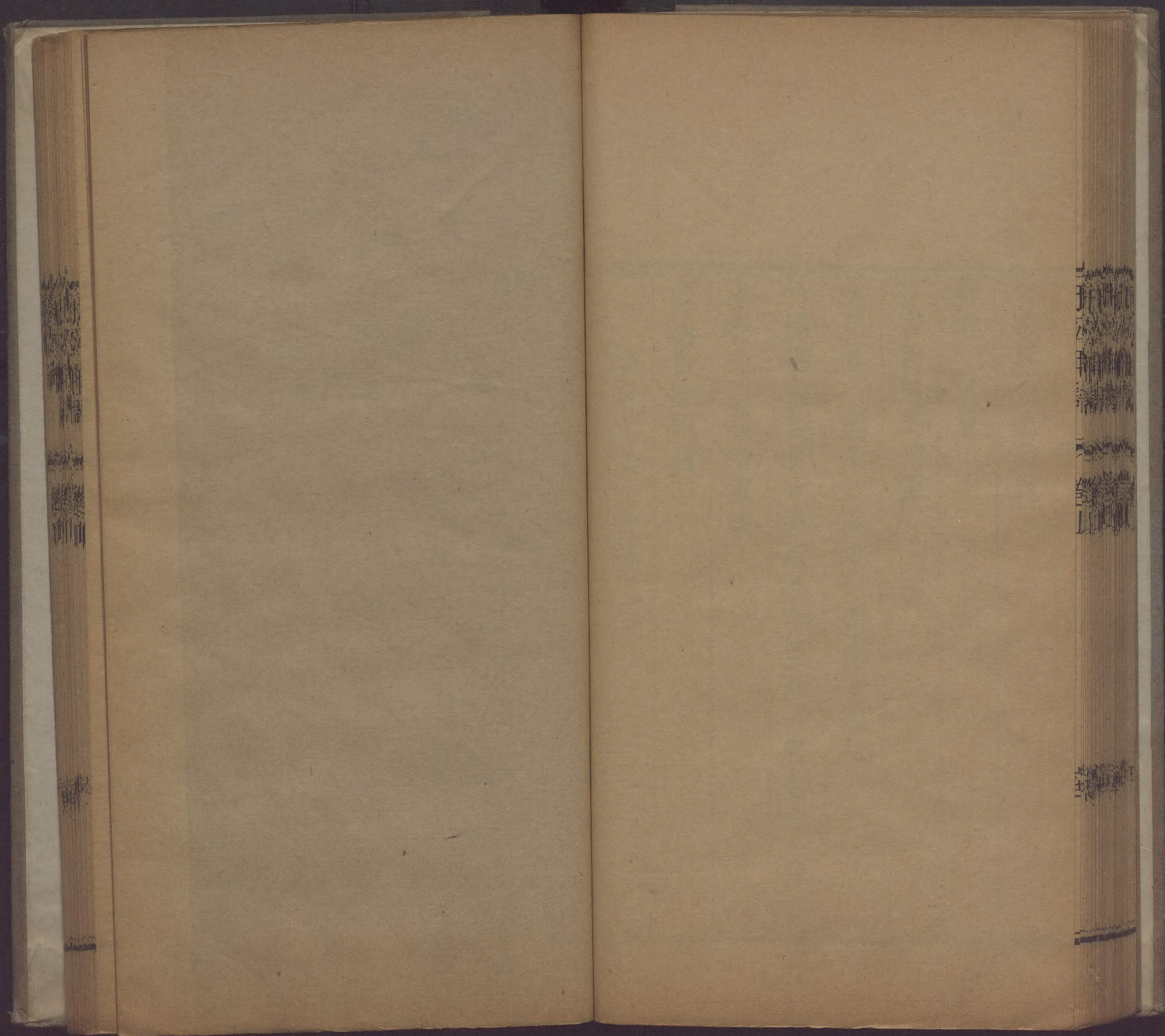
寵問及 賜坐 賜食 慰勞有加又

特賜御乘黃扯手黃鞍坐并良馬一匹帑金一千兩

上眷念公親老家貧

溫諭惜身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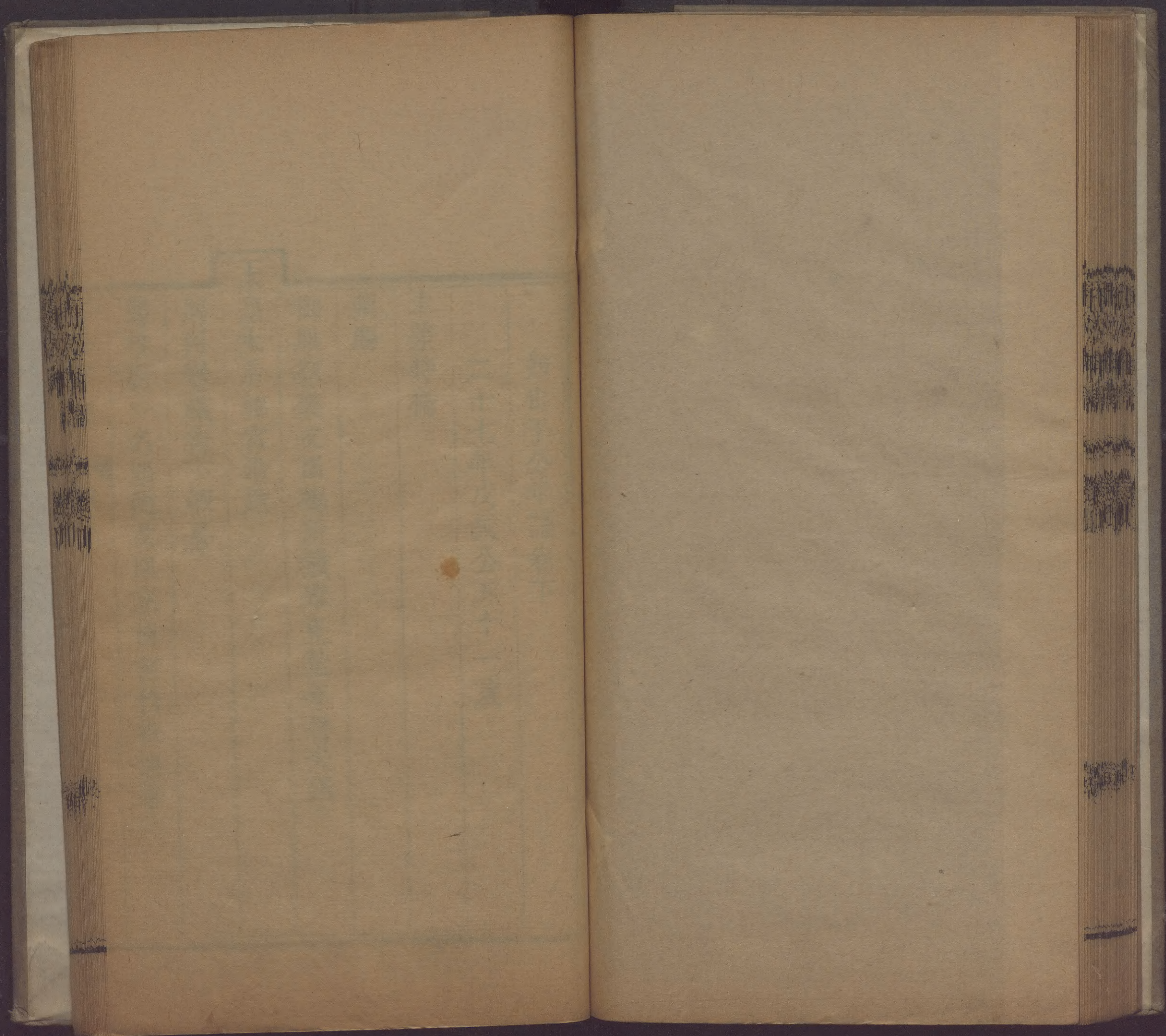
如山于公年譜卷上終



于襄勤公年譜墓誌銘

下卷

傳677-115
236
部=2



如山于公年譜卷下

二十七年戊辰公五十一歲

上差侍衛

頒賜

御服貂裘及圍場所獵雉兔是年督夫送

太皇太后梓宮沿途

賜同鑾儀衛下帳房

賜校尉一名跟隨及回京因河務株連奉

三才五言 卷一
旨削除宮保二十八年己巳公五十二歲奉
命以巡撫扈

駕幸江南隨都察院辦事次河間

賜御製團龍緞袍天馬皮團龍緞馬掛竝靴一雙

上謂公服不時式故也卽

御前換服謝

恩隨

命射馬步箭

天顏有喜沿途

賜羊間日一隻

駕至揚州

命同內大臣郎公談侍郎凱公音布徐公廷璽閱視
下河形勢趨至浙東復

命蒙

賜緞疋

回鑾後因畿輔無秋奏

請允發帑金賑濟公思散賑之弊不可枚舉况地方
遼濶豈能親身遍給倘一失計則惠鮮未及於
下而吏胥中飽於上殊負

皇上宵旰焦思之至意故先檄各郡邑按村之保甲
造飢民男婦名口冊諭以定期令俱在家候賑
公復揀選守道劉公殿衡清苑知縣邵公嗣堯
三河知縣彭公鵬叅將王廷彪等資帑詣各邑
分給公亦親身散給兼行稽察以故民得實沾

皇恩賴以存活二十九年庚午公五十三歲是秋噶

爾旦騷動外藩

上親討之

召公出兵公聞

命即日領本標官兵啟行將抵京師旋

命鑒郵傳要務當令偏將領兵赴遵化以候復

命隨蒙

皇恩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幾逆遁

子公年譜 卷下 三
上回鑿冬十一月又荷

簡命管鑲紅旗漢軍都統仍兼理都察院事都統之
在

熙朝品位之尊爲最而總憲兼之尤爲

盛世之僅見也公拜

命之日感至泣下益加勤惕凡責守之所當爲無不
忠盡自矢以期無忝厥職公在院以不欺爲本
以寬厚容人爲量然不視利害爲趨捨不因喜

怒爲是非惟要之於義而已更以汲引賢才爲
已任凡曉吏治礪廉隅者必力薦於

上前卽奉

嚴旨亦不因之稍變且栢臺爲天下憲章之地凡錢
穀刑名之小有差謬皆得聽其指謫公不輕事
彈章先規之更正而已樂人爲善嘉人改過此
公總憲時之大畧也三十年辛未公五十四歲
公自令牧歷至大臣力不能營居室携家至都

子公年譜 卷下 四
依然星散居處蒙

聖恩浩蕩洞鑒清貧賜第一百九十四間俾得一門
有同居之樂焉都統爲一旗之表率公自握重
任恩威相濟卽披甲人亦諭以大義使知戴
皇恩而守法律其旗員差遣有繁簡難易遠近之不
齊公量差之重輕分力之厚薄定簽二筒臨差
製遣裨公私永洽故貧者喜而富者亦無怨蓋
公之至也其有遇小差而亦拮据難行者公貸

以馬匹或助以資斧甚至衣冠不完者公更憐
之每每量給以行其身被者知之而他人或未
之知也三十一年壬申公五十五歲是冬河道
總督報缺十二月

命下以公諳練疏鑿特外充斯任時

駕幸海子公趨

行在謝

恩因奏河工重大臣年老無才懇辭

不允隨諭十三日 回宮來面授

訓誨自十三至十九每日趨 朝恭聆

聖訓十九日

面諭爾擇二十日起身明早還來次日

陛辭 命徹

御膳賜食賞弓箭撒袋全副三十二年癸酉公五十

六歲自正月履任後隨遍閱兩河相其危險日

事補偏救敝之方惟高堰爲淮揚保障以一綫

危隄防茫茫萬疊之波豈能堪其澎湃公首幫

高堰隄合新舊頂寬五丈隄旣堅固而周橋無

虞裴家塲水出如駛公又於清口出水處加幫

大墩逼使湖水十去七八敵黃餘一二入河濟

運自癸酉迄乙亥三年來而淮揚奠安民樂有

秋焉黃旣不入于河則淤墊不聞下河無恙故

清江運河清水濶至丈餘卽癸酉伏秋兩汎湖

水暴漲倍於疇昔而淮揚晏如也夫羣工就理

河伯效靈黃河兩岸亦無漫決三載安瀾故額
設歲修河帑尙節省數萬餘金云是歲三子永
禧生三十三年甲戌公五十七歲

陛見因奏挑挖各引河不稱

旨革職畱原任三十四年乙亥公五十八歲四子永
祿生秋七月光祿公卒於京適奉

特恩予還原職公以讀禮請歸營葬三十五年丙子
公五十九歲會噶爾旦復騷擾外藩蒙古

上親率六軍討之因輓輸所關重大

特起公督運

勅命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都察院左都御史凡
內外一應文武大小官員聽其調遣有六部不
得掣肘之

旨軍興寵任未有逾於此者但沙漠不毛之地不知
其幾千里也

至尊親統雄師計數十萬皆倚輓輸為命斯時也勿

論賢愚驚爲重任咸感額趨顧且相慰勞公第
日竭智摠忠正在今日於是造車六千輛爲運
米計但每輛需牲口四頭餘物皆可立辦惟數
萬牲口爲難猝得計發帑購買須迂時日恐不
克有濟不得已奏請

勅下大小臣工及士庶民有急公者與之叙錄甫一
月而數過焉且賢才濟濟効用其所需一應什
物分項製造各有次第刻期而就奉

旨命公帶領官兵車輛赴海子操演作何布置悉聽
調度便宜從事欽遵擇日率衆詣操演處分排
官兵之隊伍指畫車輛之營陣官兵車輛共分
二十七運祭燾畢登壇號令官兵按隊而行車
輛循陣而進上有首領下有護衛行則不脫不
聯止則守望相助行止之頃或有敵兵突犯擊
左則右應擊右則左應擊中則左右皆應先以
火攻次以弓矢繼以長鎗奮勇勦殺自然無堅

不破各將領宜相機而進更先號令兵丁曉唱夫卒務使運用一心期於無失二月三十日

聖駕率大軍先出三月二十公督領糧車次第前進先奉

上賜新滿洲壯兵三十六名為公執燾排隊護衛兼賜資食用之物不一而足難以悉紀本日次密雲

上遣侍臣馳驛 召公趨 行在抵蘇得克見

駕問沿途騾馬傷者甚多米車可能無恙否公奏無妨邇唯雨雪為累前進若能就得水草馭之不竭其力自無礙叩辭出隨

賜鴿丁烏蛋竝乳酥鹿肉乾傳 諭此

太子進來之物他老年人與他路上喫公復返至和兒撥昂吉克等地方荒沙瀰漫約四百餘里沙陷至二三四尺不等人畜難行重車愈難越公下令無論大小官員人等能伐道左柳枝用

泥沙墊成車路俾車得行必按名奏 請另加
陞賞於是公詣柳所自執所帶利刃身先砍伐
隨運官員人等咸努力用命數日路成人畜車
輒安行無恙頭運糧車達御營計程僅五十九
天眾運繼武而進尾運已抵拖嶺聞費大將軍
乏糧奉

旨速撥運濟西路大兵迨班師之日西路官兵亦由
中路而歸因糧足故也逆賊敗遁六月二十六

日

上回京至查爾漢那羅奉

旨命公會同理藩院尚書班公第將車米堆貯查爾

漢那羅竝魁蘇地方七月公奉

命往喀倫散西路黑龍江將軍薩克蘇大兵口糧九

月入都復聞逆賊潛於西北

駕欲西征公與同事諸君子自捐運米竝坐臺以司

郵遞臨行

上日卿去待更替卿來三十六年丁丑公六十歲正月替者至公回至保安州兵部使來奉

旨趨公進京即馳驛入見奉

聖諭扈

駕幸寧夏次雲中數日復奉

命先行前三月十三日入寧夏十六日接

駕於黃河渡口

上撫公肩 密諭良久外人不得而知也後三月十

五日出寧夏起程糧用牲口馱載

上命西安副都統帶甲三百副護衛公仍 勅公節

制

上回鑾公為總統率諸侍郎北進至船站石嘴遙遵

恩命代賞蒙古官兵是役也仗鎧隊列旌旗輝煌不

嚴而威不肅而恐外番統領皆膝行聽命雖荷

天威照臨而人臣光寵未有如公比數者閏日啟行

有地名戈必乏水草約二百餘里先探此為北

進孔道至是聞前進兵馬大受困餒適差守備
林之本質送大將軍口糧兼令採取水草善地
林夜行失向導令軍士卽地環坐以待明旦少
頃明星出知其爲東也望星而走忽抵黃河隨
就水飲馬作食畢西北山峯影影導引之前進
蒙古曰此卽兩狼山也因率衆望山趨行一日
至薄暮得水草次日仍望山趨行遂掘地得泉
且甘此地四覓無水唯斯泉取之不竭能飲人

馬數千後避戈必之涸就此地之善卽報請那
臺於此三日過兩狼山自此長驅直達大將軍
營於是公帥衆督糧亦由此進五月朔至郭多
里巴爾哈孫地方適大將軍文到糧運不必前
進公遂畱屯於此越三月因米糧重多令軍士
挖壕築城城高六尺壕濶九尺空南北二門列
柵啟閉以備防護始創因糧而設聞後來者遂
稱曰于城焉倘不卽就毀其公之遺蹟乎大將

軍報捷逆魁授首俘獲甚眾大軍凱旋七月二十八日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大兵每名給糧四十五日由新得善路而還兵馬甚有賴焉公亦欣躍而歸計自此地入京凡五十八日趨

朝復

命

上諭曰諸臣辛苦得獲大功

賜茶公奏曰臣等竝無功勞拿獲噶爾旦皆蒙

皇上指授方畧與臣等無與隨蒙

恩諭皆諸臣之功也又奉

旨命侍衛吳公達禪引公詣丹吉喇處指謂吉喇曰此運米滅爾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也吉喇俯首欠身殊覺踉蹌漸懼吉喇乃噶爾旦大將軍也公先蒙

恩加軍功四級後又蒙

特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戊寅公六

十一歲春奉

命扈

駕幸五臺時公候補無班次

上命賜與內大臣班內列坐昕夕侍

左右備

顧問疊

賜御膳果品所蒙

恩賞不能殫述二月

回鑾至畿南念渾河害民田廬卽馬上與公議欲改

河渠

回宮會直撫缺

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

去上谷已九年矣凡前所建樹築墻廢弛畧盡

畿內士民間公至相與懽欣歌舞幾不自知其

所以然卽豪強亦指相戒曰勿以身試法也三

月二十七日公趨

朝至

內廷恭逢

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公請

恩賜爲什襲之珍

上命公書公奏稱臣字何敢當○上前書又奉

諄命乃敬書天下太平以○進又

賜栢臺清肅四字

御書古法帖一部 暢春苑記一本四月

陛辭到任隨發帑三十萬

命開渠改渾河禱自固安縣北直達於湖淀至天津

入海時正炎暑公昕夕奔馳選才量地刻期分

挑不一月告成斯時之民田廬無害固聚族而

慶而公之勞憊則已極矣開放之日順渠而下

天顏大喜

賜改名永定河詣○闕復

命

賜東珠涼帽一頂

賜御書扇聯扁額又

賜御書綾幅直屬真定之贊皇縣有山名紙糊套界
通三省叢山峻谷人迹罕至自明迄今積寇潛
據數千人乘間剽掠數邑被害無敢過而問者
上面諭此寇倚險潛據歷有年所宜如何治法公奏
曰臣回任領兵親去剿滅
上曰不可宜先招撫如不就撫再行勦殺公凜遵

聖訓舉中書朝琦等單騎入山往諭禍福巨魁李斗
等一十八人望

闕叩頭悔罪歸誠餘黨悉人民籍時

駕幸暢春苑公領李斗等謝

恩蒙

諭公會同兵部議給官職以示獎勵冬十一月總河
報缺

恩命復調公再視兩河因淮黃頽敝已極上厯

宸慮二十七日部文馳至趨公

陛見

聖訓周詳無微不燭

上又親諭勅寫內而各部院外而各督撫不得掣肘

受

命之時公體羸弱而飲食亦日減損公以

寵榮過分或者鞠躬盡瘁得遂澄清之初念故不敢

力辭季冬二十六日履任卽于除夕日由濟寧

起馬三十八年己卯公六十二歲正月三日抵

彭城閱河至清江浦遍視前工大非昔比恨攔

黃壩築而河底日高周橋開開而下河水壑土

石各隄無一全工公憮然仰天歎曰凡治河之

道原無一勞永逸之法惟有補偏救敝之方爾

河之險倘一年不補救則崩潰肆出費千萬之

工竭數年之力而不克如舊正今日之謂也公

惴惴憂思度其危急之處先行補苴以候請

命是春

上復往閱河工總河例應恭迎於山東北界比入濟
寧遙奉

上諭總河不必遠接着於應看工處伺候公不敢前
進隨具摺差員趨

行在啟奏

上面諭差員曰于成龍於去年見過朕出京你今又
看見朕面你去告訴他朕的身子安問他好河

工關係緊要他可以不必來迎接他已到濟寧
就是接着朕的一樣着他星速回去到朕看的
工從何看起之處等候又

諭朕賜他的東西儘多先將鹿尾帶去賞他喫朕到
再加賞賜回員傳

旨謝

恩祇受隨趨南下恭候
駕於中河叩迎於

龍舟中

天顏甚喜 慰勞有加卽舟中徹賜

御膳又

賜鹿尾糟雉各一匣抵清口公請毀攔黃壩奉

旨俞允按黃河之水平日每斗沙六水四當伏秋汛漲每斗則水二沙八在昔河身直而湍急沙隨水滾永無壅滯淤墊之患近於三十五年築壩於雲梯關之上另挑一河改由馬家港曲其勢

而入海河身一曲水勢必緩勢緩則沙停故年來河身日高每遇汛漲卽洋溢肆出所以此壩一築旋有童家營之決此決方堵而時家馬頭相繼又開夫水患疊出皆由河沙淤身內不能容外不易洩自然崩潰旁注以爲民害而督河者茫不知其所自徒以有用貲財填無窮巨浪奚裨乎公稔知此故特請折毀攔黃壩堵閉馬家港使河復歸故道

上乘馬閱各工公亦騎從親承

指示要害至淮安請減防河民夫奉

旨俞允按淮徐各屬因黃河之患額設河兵每遇黃
水泛漲兵不足用按田派夫協防接替相沿遂
成故例以至歲費民資數萬金公念水漲之日
少暇豫之日多不無奸胥中飽之弊且日痛水
患民之瘡痍未甦故請
恩除減以省民累次日奉

旨總河不必隨駕

鑾輿南幸至三月二十九日公接至京口

上面問爾爲何這等瘦弱公奏曰臣脾弱不能飲食

上曰朕有藥候取來給爾隨登舟至江天寺閱日

上差侍衛海 次又差侍衛五 傳

旨曰藥尙未取到還有御書匾詩用寶未乾着你就
在此處尋間靜室好好安歇明早來取次日

上賜御書匾額澄清方岳四字

御製詩綾一幅

駕自揚州

回鑿至灣頭聞闕芒稻河公奏曰芒稻河水甚湍船不能近奉

上諭候朕至河口看奪爾等前去伺候公步行三里許至開口候

駕至觀看水勢曰去亦不妨但回舟難撓耳爾等酌量應脩應挑之處卽行動工朕不必往看

上問公曰你馬在何處奏稱馬在邵伯 問有船麼
奏稱船在後面

上諭朕有快船給你坐公隨登

龍舟

上令太監梁九公

賜御膳叉

賜各種果品此後沿途疊蒙

恩賜不能殫述至九里岡

上差梁九公又

賜御書樂休祉三字

御製對聯一副

北抵天山帷幄運籌能足食

南澄方岳官箴潔已望安瀾 奉

旨總河不必遠送速回工上料理四月初一日送

駕回至皂河口北

上差王太監馳驛來公船問曰

皇上問你賜的藥可有益麼公回奏有益病已好些

又稱

皇上問還勾服多少日子回奏還可服一月回畢公

返清江是年伏秋雨汛以頽敝未脩之隄障浩

瀚滔天之水泛溢疊見夙夜奔馳公以積勞屣

弱之軀復於酷暑中焦心勞慮遂致食少事煩

卧疾不起十月初八日

皇上聞公病甚時公長子永裕以世職阿達哈哈番

侍 禁旅遂傳永裕至

乾清門侍衛馬 傳

旨說

皇上問聞你父親有病是真麼永裕以病重對卽命

馳赴省視來報閱日公摺上不敢請休祗請

恩假兩月爲休沐計旋蒙

天使存問竝選御醫李穎滋并內票籤筆帖式張公

文彬賚

聖藥馳驛而南限七日抵清江服藥稍愈永裕於臆

月十九日復

命傳至 內庭

上問周至閱日傳

旨賜人參三觔又

諭清江無人爾賚參去看視父病清江卑濕不可睡

炕着實調理爾待父強健之日來京三十九年

庚辰公六十三歲前蒙

皇恩予假至茲正月尙在假中案奉考覈官兵之
旨公因抱恙未能親臨考覈念展限已久遂於初
六日赴濟勉力扶病逐名校驗二月望日返至
清江復有不起之狀至二十三日呼子永裕曰
病入膏肓參苓罔效急繕疏入

告請

皇上另簡賢能疏成伏枕拜發後卽日夜半嘔吐不
已昧旦亦然呼永裕曰命不濟矣速具表

謝

恩諭以只謝

天恩河上情形當以實說稿成讀與公聽令改之稿
凡三易而就猶曰不可造次待予將危而上又
曰我受

聖恩濩重全無報稱今唯三事工程未完中道病廢
爾祖母年垂八十不能侍養終天爾祖父之墳
比來脩造無力完全此隱愧也他無所事是夜

嘔吐達曙即閉目不語閱至二十七日而逝遺表

上聞

上軫悼不已奉有才品優長服官勤慎宣力有年歷著成効着從優議奏之

旨隨遣頭等侍衛儀都額真領侍衛壯大布爾賽宗人府郎中瓦爾達禮部筆帖式巴付馳驛

諭祭於清江官舍竝

勅令護喪北歸於五月二十七日公柩進城入私第

治喪八月二十四日襄葬於京城西山楊家庄之西

賜諡曰襄勤二十五日復蒙

聖恩遣禮部左侍郎覺羅三寶即墓前

諭祭四十二年

駕幸檀柘寺道經楊家庄

上問是誰的墳侍衛馬武回

于公年譜 卷一
奏是原任總河于成龍的墳

上隨卽遣廂紅旗宗室公普濟頭等侍衛馬武奠酒

於楊家庄墓前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兼都察院右

副都銜史加三級商丘受業宋 犖頓首拜述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十二次仍帶頭等軍

功鐵嶺李樹德仝著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加十級

振甲于公墓誌銘

公字振甲世奉天葢平人徙居廣寧父得水光

祿大夫三等呵達哈哈番公貴贈封光祿大夫

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生父國安

贈封如前官公少卽磊磊負大志由廕生授樂

亭令恤民弭盜有殊績以註誤去民數叩

聞乞畱復原職等以清介薦知通州治視樂邑益
古會禁旅班師咸憚公不敢擾時于清端公巡
撫京畿雅重公才守尤喜其骨鯁不阿遇之有
殊禮未幾清端公擢總督兩江特疏公守江寧
蒞任節操益奇事關利害侃侃諤諤雖清端公
亦不苟同清端公益器之徐州奸民以左道告
變株連數百人事下公會鞠力白其誣且庭爭

其冤願以一官易數百命督撫不能奪疏上部
議失出當免官公坦如也卒荷

上恩奪俸而已瀕蘆土沃而賦輕豪強多隱匿累民
公銳志釐剔宜科則科宜豁則豁而蘆政一清
京口駐師習水戰設沙船數百艘例發各郡脩
葺他郡每船費千金公親詣指畫工竣費不踰
二百緡清端公嘖嘖稱絕才焉甲子歲

上南巡至金陵

首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

上目注者久之底行宮

賜御書一軸尋擢江南安徽觀察使

回鑾特 召公父入朝

賜貂裘二襲傳

諭八旗教子弟者當以于得水爲法旋

命公以觀察使督理下河被

召對奏治河利弊數千言會河議不協畱京未幾

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時乙丑二月也

陛辭

天語褒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公奏

聖訓皆臣職當爲然臣受

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仰答

殊遇于萬一

上降顏問所以公奏畿內民生不安由八旗投充匪

類憑藉權要肆行劫剝有司莫敢問請 許臣

便宜行事凡

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公侯伯以下家人有犯無

赦卽

皇莊莊頭亦糾繩無所私則盜源清而民生以甦

上可其奏公復奏巡撫二字顧名思義職在巡察地

方撫綏百姓向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所過驛

騷反爲民害臣

請輕騎減從不時出巡察有大廉大貪之員飛章

入

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蒙

諭爾當廉潔愛民以寬劑猛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

爾具知之宜體此意

上又曰今之督撫朕浚信者惟兩江總督于成龍江

南巡撫湯斌及汝三人耳爾受茲重仕當實心

爲國有始有終如總督于成龍做一番方好公

奏臣屢擢不由推薦皆出

宸衷臣所行稍乖不惟

天顏難以見九卿臣有何面目仰對

皇上出至後左門

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疋公既蒞任首疏採辦狐皮

累民請額徵折色解部奉

旨并山西河南所解狐皮俱准解折色於京師採辦
又請免追淺夫已給工食請停州縣協運灰車
請除派解芝蔴花絨刊刻由單梨板請豁派買

食鹽請豁內黃縣滷地包糧任縣水中地畝寧

晉縣水荒錢糧先後俱奉

旨允行又特請旗民雜居之地槩編保甲以靖盜源

請設四路同知專司捕盜故終公之任畿內肅

然又收惡衿劉平成旗惡沈顛宦官張進昇大

盜司九張破樓子等置詣典刑一時奸宄屏跡

丁卯四月

上諭吏部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

督撫爲封疆大臣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
干吏治民生有裨直隸巡撫于成龍自爲縣令
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自臬司超擢
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
扶弱鋤強境內寧謐旗民允服殊爲可嘉特加
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賜坐

賜食賜御乘良馬及黃批手黃鞍座韉鞦轡竝白金

千兩

諭以惜身報國戊辰歲

頒賜御服貂裘己巳歲

上南巡視河

命公扈從班在都察院之列

賜團龍

御衣二襲

回鑿值畿輔歲祲請發帑賑濟公遴選廉吏才員詣
各郡邑分給於飢民之家全活者無算庚午歲
噶爾旦蠢動

上率六師問罪

命公勒兵以從隨奉

旨畱公鑿險要驛務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
命兼鑲紅旗漢軍都統公在栢臺不專彈刻人敬憚
之如明神統旗屬及披甲人公私有體儼若父

子家人裨各得其所而後快公雖由縣宰至大
官素守清貧不能營居室

上嘉公潔清特賜甲第一區壬申冬總督河道缺改
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癸
酉春蒞任親閱兩河形勢首幫高堰隄而周橋
無虞觀裴家場水出如駛于清口出水處加築
大墩逼洪澤湖水什之八敵黃二入河濟運三
年淮揚奠安民獲粒食之樂乙亥歲以外艱歸

廬于墓側絕意仕途越明年噶爾旦寇外藩
上親討之

詔起公以左都御史總統督運中路大兵糧餉

諭內外文武官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公慨然曰人臣竭智據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
千餘輛需馬羸三萬餘匹計無所出乃請

勅大小臣工及士庶等捐輸者予叙錄不旬日而數
過焉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其隊

仗之精行駐進退守衛之嚴賞罰號令之明且
肅井如也次和兒撥昂吉圖沙磧廣四百餘里
公令能伐道左柳枝墊路者奏請叙錄隨下
馬持利刃爲士卒先衆皆一呼百奮不數日路
成車行如馳康莊計頭運達

御營方五十九日而尾運已至拖嶺矣適西路大軍
糧絕飛遞告急

諭公星夜撥運以濟西路士卒亦騰飽焉六月

上班師

詔餘米貯查漢那羅及魁蘇地方冬

駕復出塞公鑒險要令才員坐臺司驛務丁丑春

駕幸寧夏

命公扈從公先馳入寧夏迎

駕於黃河渡口

上撫公肩

密諭良久他人則不可得而知尋以公爲總統督糧

北進至船站

命監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軍容之盛真足以動

天地而驚鬼神也帥衆長驅至郭多里巴爾哈

孫大將軍文到糧運勿進公屯三月築城掘塹

以衛至今稱于城焉已而逆魁授首大將軍報

捷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孫士卒復

騰飽焉復

命

上勞諸臣曰卿等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特僞將軍
丹吉喇示之曰此總統大兵糧餉於都御史也
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戊寅二月

命公以總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畿
內士民聞公至歌舞如雀躍其豪強則相戒勿
以身試法

陛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

賜栢臺清肅扁額

賜御書法帖金剛經竝法帖暢春苑記各一部四月
蒞任以渾河泛濫

命改河道自固安縣北直達湖淀至天津入海仍發
帑金三十萬不一月告成

賜公東珠帽

賜御書扇聯扁額

賜御書綾幅畫扇復

諭贊皇積寇作何治法公請勦除

不許宜先撫之公令往諭禍福賊首十八人遂降冬

河督又缺

上復命公往十二月之任時黃淮頽敝已極攔黃壩

築而河底日高周橋閘開而下河爲壑公仰天

長歎無所措手已卯春

上南巡再閱河工慰勞有加

同鑿公迎於京口

上訝公羸瘦

賜藥

賜御書澄清方岳扁額又

賜御製詩一幅又

賜御書樂休祉扁額

御書堂聯一對送

駕回淮力疾馳河干日無寧晷食少事繁病日益劇

十月

嘉言錄 卷下
召公長子永裕問公病狀

命馳驛省視以 聞公告假兩月蒙

遣天使存問

賜御醫 賜禁中良藥永裕復

命

上慰問備至

賜高麗人參一觔遼東人參二觔

命永裕賫往侍疾疾愈復

命庚辰正月公養病濟寧力疾校閱將卒二月返淮

上病益劇二十三日呼永裕曰疾入膏肓非藥

餌可愈爾河重大斷難卧理急繕疏告請

至尊別簡賢能勿悞國事以重予罪明日伏枕拜表

訖顧永裕曰吾受

上恩濼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完中道而殂汝祖

母年垂八十不能侍養終天爾祖父之墓比來

脩造無力完全他無所事至二十七日終於淮

署訃聞

上悼念逾日奉有才品優長服官勤慎宣力有年歷著成效之

旨

賜卹有加諡曰襄勤公生於崇德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元配李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繼配周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俱稱賢內助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公月餘於四月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五於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西山楊家莊之西子五人永禎早卒次永裕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世拜他喇布勒哈番永禧候選通判永祿女二長適長垣縣縣丞董廷佐次適京營守備趙世昇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媿周甫申如彼

喬嶽千仞嶙峋如彼巨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
庭列九賓不介而孚孚於

帝宸拔自羣寮為人司命爾并切遂建節樓撫我郊甸

池切鼎鑄神姦不若潛遁徒均切魑魅騰迹其走

踈踈枹鼓稀鳴矯虔用俊犬卧生鼈桑麻蓁蓁

爰

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手足墮竹負薪北鄙陸梁以
勞

至尊六師順動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
沙磧如雷隱麟踰狼居胥瀚海之濱掃穴黎庭

克集大勲

廟畧指授秘不得聞入贊帷幄出屬橐鞬關中蕭何

河內寇恂飲至明光寵賚便蕃細侯重來甘棠

之陰猷兪磨牙如犢服馴再筦河渠賚志未信

斯人切公志伊何唯

君與親歿而猶視丹心不泯

綸綽煌煌諡曰襄勤冢象祁連大鳥墓門我作銘詩
載之貞珉大書浚刻垂千萬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戶
部左侍郎

欽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戶部右侍郎督理京省錢
法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科會試總裁都察院
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

三朝國史副總裁編纂續類函總裁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欽命祭告南海國子監祭酒翰林院侍讀侍講纂修
明史戊午科順天武鄉試正主考王子科四川
鄉試正主考濟南王士正頓首拜譔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
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加十級臣于成龍
奏爲

聖恩未報臣命難延等事竊臣一介微賤生逢
聖世荷蒙

皇上參養隆恩歷任三十餘年頻邀曠典寸長未效
愆過多端仰承

聖恩寬厚不加擯斥屢畀重任復

命督河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履任之際正直
河道極敝之時方愧才識短淺補救無術乃蒙
皇上念切運道民生饑溺不惜

聖躬萬餘之勞親幸臨視指授方畧脩濬機宜臣與
協理河臣徐廷璽得以遵奉舉行其如黃運兩
河自築攔橫壩宜洩不暢以致河身淤墊在在
淺阻又因高堰工程未完不能容蓄湖水黃流
倒灌清口淤塞是以臣與廷璽一至清江卽遵

委効力河員并力刻期挑挖泥淺等處引河一
面於運河兩岸簽釘排椿加築堤岸以禦桃汛
漕船幸獲過行迨至伏秋兩汛水勢較往歲更
甚復經

題明開壩減洩雖有衝決黃河任家堂運河邵伯
更樓高郵九里運口文華寺等處旋經親駐工
所陸續堵築完竣惟有邵伯決口因高郵單薄
卑矮湖水泛漲而全湖水勢由高寶諸湖東入

運河水急溜湧決口寬深用料浩繁見在興堵
至於高堰工程奉有

欽差部院諸臣督理分修闢工認築而用料繁多一
時難以驟集亦見在分頭購運臣正期會同諸
臣協力催竣上慰

聖明宵旰憂勤下盡微臣報効愚忱詎柰積勞病久
日漸尪羸形神衰憊畏風偃息念及河工重大
非臣病軀所能卧理已於本月二十四日繕具

告病

奏摺敬遣筆帖式肯得福齎捧

請休拜發之後感念

皇上殊恩異數知遇獨隆雖肝腦塗地未足云酬遽
以病軀懇辭不能効力奔馳有負

皇上委任至意臣心惶懼難安惟自飲泣涕零是夜
嘔逆不止服藥罔效淹淹一息危在旦夕獨是
臣賦性戇拙至愚至陋

遺本
君恩未報大工未完母年衰邁孤子無依忠孝兩虧
死難瞑目惟有抱病重泉矢報來生耳臣謹伏

枕叩謝

天恩口授臣子呵達哈哈番永裕繕疏奏陳併囑臣
子永裕永世等世効犬馬仰報

皇上深恩而已除委外河同知羅京裏河營守備郝
溢將總督河道關防一顆

王命旗牌十面捍及文卷等項移送協理河臣徐

廷璽收明署理所有臣坐名

勅書一併移送代繳外臣昏曠之際語無倫次貼黃
難盡伏祈

皇上

睿鑒

勅部施行謹

題

詩

旨奉

旨于成龍才品優長服官勤慎屢經簡任實心辦事
不辭勞瘁宣力有年歷著成效河道重務正資料
理前因患病遣醫前往診視方期痊可茲聞溘逝
朕心深為軫悼應得卹典著察例從優議奏該部
知道

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閏四月元孫卿保謹校重刊



